

錯魂記

歌仔戲劇本

劇情簡介

義明、雅蓮夫妻膝下無子，養育年齡差距甚大的小妹慧君，他們都熱愛南管音樂，而台南城的南管秋祭大會將近，這三人所屬的館閣「雅音齋」也正加緊練習，希望能在秋祭大會中奪得頭彩。

某日姑嫂兩人出門行香，天雨路滑轎子跌落溪谷，嫂子雅蓮的身體死去，靈魂卻陰錯陽差進入妹妹慧君的身體，從此必須在外人面前扮演妹妹，而青年公子陳文清對妹妹展開熱烈追求，表面上是哥哥而實際上是丈夫的義明當然無法接受……

這樣的困境持續了一陣子之後，某一天妹妹慧君的靈魂回來了，義明一方面高興妹妹重回人世，一方面又憂傷著妻子的靈魂將逐漸離去；妹妹因為驅走嫂嫂的靈魂而內疚，嫂嫂卻認為原本就應該將屬於妹妹的身體還給妹妹的靈魂。

某一天夫妻舊地同遊當年戀愛的荷花池，雅蓮正式向義明告別，從此她的靈魂不再存在於人世。

三年後，妹妹慧君的婚禮上，慧君也向哥哥義明感謝十多年來的養育之恩，卻因為一個極親暱的肢體動作，義明發現原來眼前待嫁的人不是妹妹，而是自己的妻子雅蓮……

這是妻子的背叛？抑或是不得不然的超脫或破解？原本相依為命的兄、嫂、與小妹三人，因為一場意外的災禍，被迫面臨不同的人生境遇，尤其夫妻間的相知相疼惜、不捨與相互體諒，更足以表現人間的無價深情。

故事取材自日本電影「秘密」，編劇將故事背景改為十九世紀的台灣台南，輔以劇中人的南管生活，希望藉此呈現南管音樂與場面之美。而南管與歌仔戲在音樂與戲劇場面上的結合設計，更是此一劇作的一大實驗。為求排場美觀，導演務須將南管音樂「歌舞化」，並請音樂設計務須將南管音樂旋律加快，以符合劇場節奏，或從歌仔戲、高甲戲現今遺存的南管曲調入手，僅保留南管音樂韻味即可。

人 物

兄（夫）	林義明
嫂（妻）	楊雅蓮
妹（小姑）	林慧君
公子	陳文清
老伯	阿聰伯
小妹	小英
李公子、媒人婆	
其餘雜角人等	

場 次

序場

第一場	驚變
第二場	錯魂
第三場	思君
第四場	試聲
第五場	錯配
第六場	還魂
第七場	回眸
第八場	泣別

序場

人 物：嫂（妻）、妹（小姑）、眾轎伕

地 點：郊野 時 間：下午，傾盆大雨

△激烈的雷雨聲中，兩組轎伕配合鑼鼓點艱難地在山路中行進。

轎伕甲：兄弟啊！（四聯白）雄雄落大雨，山路濕糊糊，

大家小心相照顧，萬一跌倒就吃得滿嘴都是土！

△展現雨中抬轎泥濘難行的身段！

雅 蓮：轎伕哥，有要緊嗎？不然我們下來吧！

轎伕甲：不要緊！你們坐好、坐好！

轎伕乙：哎唷喂呀！（差點滑倒）

轎伕甲：小心些，前面是溪崁耶！

轎伕乙：我知道、我知道！

△轎伕乙真的跌了一跤，乙轎翻倒衝撞到甲轎，兩轎之人一起跌落到溪崁之中，激烈身段。

△眾人摔倒在地。

轎伕甲：（掙扎著起來，檢視大家傷勢）大家要不要緊？

△眾人皆昏迷，只有另一轎伕醒著。

轎伕丙：我比較不要緊啦，可是兩位小姐好像都昏過去了！

轎伕甲：你在這裡照顧著，我趕快去喊救人！（跛行而下）

△燈暗。

第一場 驚變

人 物：兄（夫）、嫂（妻）、妹（小姑）、公子、老伯、小妹、眾鄉鄰、轎夫等

地 點：他們家的客廳 時 間：下午

雅 蓮：（O.S）夫郎，記得將人家的那條紅紗巾拿出來呀！

義 明：（O.S）我知道啦，娘子。

△雅蓮提著謝籃上，義明隨上。

雅 蓮：(唱) 手提謝籃辭郎君，
 等待小妹同出門，

義 明：(唱) 手拿娘子的紅紗巾，
 等待小妹轉家園。

△義明拿著紅紗巾向妻子示好，雅蓮嬌柔地取回。

雅 蓮：(唱) 夫郎待我真纏綿，
 卿卿十載的夫妻，
 小妹慧君最知己，
 姑嫂二人好情誼。

義 明：(唱) 父母雙亡十五年，
 三生有幸娶雅蓮為妻，
 雖然是膝下無兒女，
 晟養小妹也相宜。

雅 蓮：相公，慧君去雅音齋唱曲，現在也應該要回來了，怎麼到現在還沒看到人呢？

義 明：一定是爲了整絃大會，輸人不輸陣，和阿聰伯他們在加強練習啦，我想應該很快就會回來了。

雅 蓮：早上我們兩個約好，等她回來要去郎君廟拜拜的，她若太晚回來，恐怕我們拜拜回來天就暗了。

△小英歡樂地奔上，阿聰伯隨上，公子陳文清陪著慧君上。

小 英：義明大哥、大嫂，我們回來啦！

義 明：阿聰伯、陳公子請坐啦，今天練習得有比較晚喔。

阿聰伯：是啊，今年的整絃大會，咱雅音齋當然不能漏氣，何況陳公子跟我們很知己，大家練得很有趣味，才會延遷到這時。

義 明：陳公子是鹿港的南管世家，這趟來我們台南遊玩，實在讓我們雅音齋大家都很增長見識。

文 清：林大哥您過謙了，台南和我們鹿港的館頭，可以說是各有特色，不一定誰好誰壞，大家以曲會友，小弟也增長很多見識啊！

慧 君：阿兄，陳公子今天教我們練一段「因見花開」，你和阿嫂沒來，真的很可惜呢。

小 英：是啊，大家都在唸你們呢。

雅 蓮：還說呢，我們是在準備拜拜的果子，等慧君回來啊。

文 清：喔，原來林大哥、林大嫂是在等慧君小姐一起出門，如此小

弟不便久留，另天雅音齋再會吧。

阿聰伯：對啦，你們若要去拜拜就趕快去，時間不能再延遲。

義明：好吧！阿聰伯、陳公子，有空得常來寒舍坐啊。

△義明送阿聰伯、小英與陳公子下，慧君目送陳公子下，神情依依不捨，雅蓮看在眼裡，以俏皮的肢體、手勢取笑小姑；義明轉身，看見姑嫂二人玩笑著，也有意撮合妹妹與陳公子。

義明：雅蓮，你看這個陳公子，確實是一個好青年啊。

慧君：哥，你是在講什麼啦……

雅蓮：慧君，妳大哥只是在稱讚陳公子而已，並沒有說什麼啊……

慧君：（害羞地）啊，不玩了啦，你們合起來欺負我！

義明：好啦、好啦！不跟妳開玩笑了，（取過謝籃給妻子）你們趕快去拜拜吧，
再晚天就黑了。

△雅蓮與慧君同下。

△義明送妻、妹出門後回到家中，拿起妹妹的琵琶隨意把玩一番。

義明：唉，慧君這個孩子，自小將她晁養到現在，也真快，已經十七歲囉。

（彈著琵琶，唱一段南管曲調。）

（例：蘇白扇）我手舉蘇呀蘇白扇，叫我近前去啊去問伊，
又未知阮厝小娘子，想伊心內乜主意……

△雷聲，風雨交加聲。

義明：糟了，變天了，雅蓮和慧君不知道要不要緊……

△義明匆忙放下樂器，出門探視。

△激烈的雷雨聲中，數位鄉鄰與轎夫們或撐傘、或以袖遮雨急奔而上。阿聰伯與小英亦上。

眾人：林先生，出事啦！出事啦！

義明：是誰啊？什麼事啊？

鄉鄰甲：（焦急而又口吃地）林先生！你的太太、太太……

轎夫甲：（同樣焦急而又口吃地）林先生，失禮啦！你的……你的小妹……

義明：雅蓮和慧君？到底是怎麼樣了？你們快說啊！

△鄉鄰甲與轎夫甲爭著想說明，卻又口齒不清。

小英：義明大哥……

阿聰伯：義明啊，你聽我說！

(四聯白) 雅蓮慧君去行香，雄雄大雨水滿流，
山路泥濘滑溜溜，整頂轎子跌落炭底等人救！

義明：啊？雅蓮……慧君……

△眾鄉鄰用擔架抬著重傷的妻妹二人回到家中。擔架以側翼幕稍作隔掩。

△擔架上的雅蓮和慧君用替身即可，阿聰伯和小妹協助照顧著。

△義明一臉驚愕無法接受，緩慢地走向擔架。

△燈漸暗，音樂起，上字幕「錯魂記」。

第二場 錯魂

人物：義明、雅蓮、慧君、阿聰伯、小英、眾鄉鄰、轎夫、牛頭馬面等

地點：他們家的客廳 時間：緊接前場

△場景及人物配置緊接前場，義明、阿聰伯、小英在擔架旁照顧傷患，眾鄉鄰與轎夫焦急地不知所措。

△雅蓮、慧君姑嫂二人鬼魂上，忙亂中的眾人都只成為背景。

雅蓮：(唱)(陰調或倍思)

風雨淋漓身寒冷，

跌落山谷失性命，

慧君：魂魄悠悠找路徑，

雅蓮、慧君：(同唱) 看見家門心傷情。

雅蓮：慧君……

慧君：阿嫂，咱現在要怎麼辦啊？

雅蓮：我也不知道啊！妳的身軀還會不會痛？

慧君：不會啊，怎麼辦？我們對自己的身軀都沒有感覺了！

雅蓮：(唱) 失去感覺心艱苦，

魂魄離身可奈何，

△牛頭、馬面內白。

牛頭：逗陣的，咱的工作來囉！

馬面：我知道啦，咱兄弟出馬，難道還會出差錯嗎？

慧 君：(接唱)牛頭馬面來逮捕……

雅蓮、慧君：(同唱)誰知今日赴陰曹。

義 明：雅蓮！我妻！慧君！小妹……

雅 蓮：慧君，妳可有聽到妳阿兄在叫咱？

慧 君：有呀！阿兄……

雅 蓮：義明……

△義明悲傷地從側翼幕走到台前，阿聰伯和小英也趨前安慰。

義 明：雅蓮！慧君！難道你們真的就這樣要離開我嗎？

△牛頭、馬面上。

牛 頭：閻王索命三更到，

馬 面：豈能留人到五更。

牛 頭：你們這兩個女鬼啊，隨我到陰司報到吧！

△雅蓮與慧君一方面驚慌地想要逃開牛頭馬面的追捕，一方面呼喚著義明，希望他能看見他們，幫助他們驅走牛頭馬面。他們甚至試圖推義明一把，卻也徒勞。

義 明：雅蓮！慧君！

△義明似乎可感覺到妻與妹的存在，又似乎不覺。

雅 蓮：慧君，怎麼辦，妳阿兄好像對我們都沒感覺耶！

慧 君：咱們再試試看！

雅 蓮：義明……

慧 君：阿兄……

雅蓮、慧君：(唱)開口叫夫(兄)夫(兄)不應，

難捨夫妻(兄妹)的深情，

牛頭馬面索命緊，

雅蓮一命(慧君不願)赴幽冥。

△牛頭馬面追捕中，雅蓮比較認命，慧君則不願屈服，牛頭馬面原本捉著雅蓮，經過慧君一番掙扎，改為捉住慧君，慌亂中慧君一把將嫂子的魂魄推回屍身。雅蓮的魂魄進入側翼幕。

慧 君：阿嫂，妳快回去，快回去！

牛 頭：糟了，鬼仔回魂了！

馬 面：捉到一個算一個，回去交差吧！

△牛頭馬面拘著慧君的魂魄下。

鄉鄰甲：糟了！林先生，你太太沒氣了！

義 明：啊！雅蓮！雅蓮……

△翼幕的隔屏慢慢撤去，可以看見義明悲傷地面對兩具躺著的身軀。

鄉鄰乙：咱趕緊來去官府報案！

鄉鄰丙：對啦！趕緊來去官府報案！

△眾鄉鄰與轎夫們慌忙告辭而下。

阿聰伯：義明啊，看來慧君還有救，我緊來去請大夫！小英！

△阿聰伯與小英下。

義明：雅蓮！雅蓮……

（唱）開口叫妻妻不應，
晴天霹靂太欺人，
不信今日緣分盡，
不信雅蓮赴幽冥。

雅蓮！雅蓮……

△慧君的身體悠悠醒轉，其實是雅蓮的魂魄附身。

慧君：義明……義明……

義明：慧君！妳醒來了！

慧君：義明……我沒死嗎？

義明：妳沒死，可是妳嫂子她……

慧君：應該死的人是我！慧君……是慧君將我推回來的……

義明：你是在說什麼？

慧君：義明！我是雅蓮，我是雅蓮啊！

義明：雅蓮？你有沒有說錯啊？

△驚雷聲，燈漸暗。

第三場 思君

人物：義明、雅蓮（魂魄）、慧君（身體）、阿聰伯、小英、誦經道士們

地點：他們家的客廳 時間：四十九天後，尾七，白天

△燈漸亮時，客廳是素色的佈置，道士們誦經的音樂漸歇，義明送道士們離開，阿聰伯和小英陪伴著義明，雅蓮（慧君的身體，

由飾演慧君的演員飾演)則獨自在舞台一角。

道士甲：林先生，如今七七四十九天的喪事已經做完，你也應該節哀順變，別再傷心了。

義明：我知道，多謝各位道長。(痴痴地看著慧君)

道士甲：慧君小姐，妳得好好看顧妳的大哥啊！

慧君：(唱)(都馬調)

眼看靈堂心緒萬萬千，
誰人知我身軀是慧君、靈魂是雅蓮，
義明他難以接受這款巨變，
雅蓮我悲傷在心有口難言。
想當時，牛頭馬面要捉我入陰間，
是慧君，她雙手推我回陽間，
如今我，有魂無體愈想心愈亂，
從此後，面對眾人困難一層層。

(夾白)慧君啊，身軀毀壞去的人是我，應該死的人是我
啊.....

(唱)可憐妳，全然不顧自己的性命，
為我兄嫂來犧牲，
妳為要顧全我夫妻的感情，
妳的人生，我是不是也應當.....替妳來完成.....

阿聰伯：義明，雅蓮既然已經往生，你也應該好好振作，別再一直想她了。

義明：雅蓮.....

慧君：(應聲)怎麼啦？

△阿聰伯、小英、義明三人看著慧君，阿聰伯和小英尤其錯愕。

小英：慧君！義明兄是在叫大嫂耶！

慧君：呃.....阿兄，不好意思，是我一時失神，應錯了啦.....

阿聰伯：唉，我知道你們三個人相依為命，可是也不能天天這樣失神失神；義明啊，改天我替你安排一場相親，你還未滿三十，應該再找一段新感情！

△義明、慧君驚訝地看著彼此，悲苦難言。

義明：嗯.....不用啦，我有慧君就好了。

阿聰伯：你是在說啥？慧君是妳的親小妹，過兩年也是得要嫁，若是一輩子跟你住做夥，敢不怕會被人看笑魁？

義 明：可是她……

阿聰伯：她……她怎樣？慧君，阿聰伯這樣有說錯嗎？

慧 君：沒……沒有啊。

小 英：阿公，你別這麼兇嘛！

阿聰伯：我哪有兇？我是在說給他們了解！我阿聰伯講的話無敗害，總說一句，你們兩個若再這樣猶頭結面是不應該！小英，回家！

義 明：阿聰伯、小英，有空再來坐啦。（送阿聰伯、小英出門，在門口與慧君互換一個悲苦無奈的眼神。）

（唱）實為夫妻不能相守，
顧慮人前不得自由，（送二人同下）

慧 君：（唱）誰知這身軀非我所有，
雅蓮可比枷中囚。

（白）唉，慧君，妳難道就真的這樣離開阿嫂嗎？妳可知道阿嫂的靈魂附在妳的身軀，實在是很難做人啊。

△慧君（雅蓮）把玩著南管琵琶，因睹物思人而顯得出神，大嫂雅蓮的身體隨其思緒暗上。慧君角色轉回慧君。

雅 蓮：慧君，妳在想什麼？想得這麼出神？

慧 君：沒有啊，阿嫂，我正想要彈琵琶呢！妳要不要學？我教妳！

雅 蓮：好啊！

△慧君教雅蓮彈琵琶，示範手勢，略略彈奏一番。

雅 蓮：我自從嫁給妳大哥，學南管也學了快十年了，總是沒什麼進步；咱整個雅音齋就是妳學得最快，這也是要看各人才情的。

慧 君：哪有！那是因為你們大人都有很多事情要處理，不能專心；我一個少年人沒煩沒惱，當然學得比較快。

雅 蓮：對啦，慧君！阿嫂跟你說正經的，那個陳公子……妳覺得怎麼樣？

慧 君：啊？沒有啊……沒有怎麼樣啊……

雅 蓮：慧君，（唱）
妳是荳蔻青春正窈窕，
他是翩翩君子人緣投，
玉樹臨風溫柔靈巧，
一定會疼惜女多嬌。

慧 君：是真的嗎，他真的會有這麼好嗎？

雅蓮：會啦，阿嫂不會看錯人的。

慧君：那這樣……乾脆妳去嫁他啦！

雅蓮：胡亂說，妳這個死丫頭！
△嫂子做勢要打小姑，二人玩鬧。

義明：(外白)阿聰伯，慢走啦！……唉！
△嫂子的身形聞聲急下，雅蓮回到現實，仍是慧君的身體。

慧君：義明，阿聰伯回去了？

義明：回去了。

慧君：他今天好凶喔，是不是感覺我們兩個怪怪的？

義明：沒有吧，阿聰伯本來就是這樣啊。

慧君：他會不會已經知道其實我是雅蓮？

義明：不可能啦！這種事不管說給誰聽，也沒有人會相信。

慧君：說的也是……

義明：別說是別人，有時候就算是連我，也沒辦法接受我的太太的靈魂是在我妹妹的身上。(頓)慧君？(慧君沒應聲)雅蓮！

慧君：幹什麼啦！

義明：妳真的是我的太太？不是我的妹妹？
△慧君靠近義明，拿起他的一隻手指，湊在嘴邊咬了一口。

義明：唉唷，會痛啦！妳每次都咬我的手指頭！

慧君：慧君會這樣咬你的手指頭嗎？

義明：(笑)不可能，只有妳才會。
△兩人相視而笑，慧君順勢要依偎在義明懷裡，義明原本要抱，但看見是妹妹的身體，沒辦法接受。

義明：不行，我若看到妳就會想到慧君。

慧君：要不然你眼睛閉上。
△兩人試著再抱一次。

義明：不行，我不能這樣對待妹妹的身軀。
△兩人都頗覺無奈，慧君試著轉移話題。

慧君：你剛才送阿聰伯的時候，我有玩一下琵琶。

義明：嗯？琵琶妳不會呀！

慧君：我覺得冥冥之中，好像是慧君想要教我。

義明：喔，真的嗎？我們來試試看。
△義明教妻子學琵琶。

義明：再三個月就是咱台南的南管秋祭大會了，慧君是雅音齋的主

唱，大家都希望慧君可以再回去排練。

慧君：我現在身體也好得差不多了，再沒去練也說不過去。只是我的功夫和慧君實在差一大截，我怕會被看出來。

義明：不會啦，大家會以為慧君是受傷之後功力退步，沒關係啦。

慧君：（想起小姑，又想哭）若是慧君還在，也一定會想要好好表現，別讓雅音齋漏氣。

義明：對呀，所以為了慧君，我們更加要好好練。

慧君：（似有所感）或許哪一天，慧君會真的回來也說不定。

義明：妳是說……？

慧君：慧君的靈魂回來，我的靈魂就這樣退走。

義明：敢有可能這樣？

慧君：我不知道，我自己胡亂想的。

義明：（沉默片刻）別胡亂想那麼多，練曲啦！

△兩人相視沉默，繼續練習琵琶，燈漸暗。

第四場 試聲

人物：義明、慧君（雅蓮）、陳文清、阿聰伯、小英、雅音齋曲友們

地點：雅音齋 時間：緊接前場數天後，白天

△在他們的曲館雅音齋，眾人演奏一段南管樂，慧君主唱，請導演考量以歌舞方式調度，並請音樂設計加快音樂節奏。

慧君：（唱 茶薇架 雙閨 五空管）

茶薇架日弄影鳥鵲悲春，意故卜來叫出斷腸詩，
看紫燕含泥歸肝腸百結，但得掠只目滓暗淚滴。

△演奏方歇，眾人略略交換意見，覺得演練狀況不甚佳。

阿聰伯：（故意安慰）不錯啦，慧君恢復得不錯，板撩聲韻都原在。

小英：慧君，你會不會累？

慧君：嗯，有一點，不過沒啥要緊。

曲友甲：如果累就休息一下，還是身體比較重要。

曲友乙：若是慧君小姐沒發生事情，咱的進度一定不只這樣，整絃大

會一定是第一名的。

阿聰伯：整絃大會主要還是以曲會友，面子雖然重要，也不用太計較！

△義明和慧君有些神色黯然。

曲友甲：好啦，先泡茶休息一下啦，等一下再練。

小 英：義明兄、慧君，一起過來泡茶啦！

義 明：好啦，我們等一下就過去。

△眾人相招呼而下，舞台上獨留義明、慧君二人。

義 明：（細聲地）雅蓮，你今天唱得不錯呢！

慧 君：你別安慰我了，我知道我唱得不好。

義 明：（笑）他們如果知道唱的人是妳，不是慧君，一定會稱讚妳進步很多的。

慧 君：這個時候你還有心情開玩笑？

義 明：……

慧 君：秋祭的時候咱雅音齋若是表現不好，是很見笑的耶。

義 明：盡力就好啦，畢竟妳的功力和慧君本來就差一大截啊。

慧 君：我的性命是慧君救的，我絕對不能讓她漏氣。

義 明：不過妳明明就不是慧君啊！

慧 君：我的身軀、我的腦筋都是慧君的，她一定可以幫忙我……

△公子陳文清上，打破了氣氛。

文 清：林大哥！慧君小姐！

義 明：（略顯冷漠）喔，陳公子你來了。

文 清：是啊，慧君小姐，最近身體有沒有比較好些？

慧 君：有啊，多謝公子關心，已經好得差不多了。

文 清：我聽說你們雅音齋在練曲，匆忙趕來，想不到你們已經在休息了。

義 明：是啊，已經休息了。

慧 君：暫時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就要再練了。

文 清：這樣正好，（取出一本曲譜）慧君小姐、林大哥，這是我們鹿港最近流行的一套曲譜，你們要不要練練看，很好聽的耶。

慧 君：是嗎？借我看看。（很有興趣地借來看）

△雅音齋眾人上。

阿聰伯：陳公子你來囉，來、來、來，一起泡茶啦。

文 清：阿聰伯，眾位曲友，我今天是特別帶來一套鹿港流行的曲譜，要和眾位曲友交流的啦。

曲友乙：喔？是什麼譜呢？

慧君：（試著吟唱一小段）勸哥哥你掠心放回……

文清：慧君小姐，這本曲譜是我買來之後，一字一字重新抄寫一遍，要送給妳的。

文清：（唱）鹿港流行新曲譜，
 親手抄寫給女嬌娥，

慧君：（唱）深夜孤燈敢不艱苦？

文清：不會啊。

慧君：（自思）（唱）如此用心意如何？

阿聰伯：哈哈！陳公子真是有心人，大家來練曲要認真。

△雅音齋眾人懷著新鮮感地就位，準備練曲。

幕後（唱）她是荳蔻青春正窈窕，
 他是翩翩君子人緣投，
 玉樹臨風溫柔靈巧，
 百般疼惜女多嬌。

義明：哎，舊譜咱都還沒練熟呢，哪有時間再練新譜？

阿聰伯：義明啊，你是怎麼啦？一起練嘛！

義明：可是……

△義明不太高興地投入排練，眾人調音、看譜等等動作。

△義明和慧君顯得有些彘扭。

幕後（唱）才子佳人人欣羨，
 誰知是錯配的姻緣，
 義明慧君難分辯，
 可比啞巴吃黃蓮。

慧君：（唱 勸哥哥 雙閨 五空管）（考量輔以舞蹈）

勸哥哥你掠心放回，海枯石爛任待那是海枯石爛，小妹堅心久在……

△文清向曲友借來琵琶伴奏同唱，義明在一旁顯得不悅。

阿聰伯：哈哈，很好、很好，這套曲子很好聽、很奇巧，大家若是練到有一個影，整弦大會咱一定贏。

曲友甲：阿聰伯，你的意思是……整弦大會咱就用這套曲？

阿聰伯：這也是要看慧君的表現。陳公子，不知道你時間是不是有方便，能夠為我們雅音齋多延遷？

文清：不敢當、不敢當，既然是阿聰伯不棄嫌，在下一定盡力為雅

音齋和慧君小姐效勞。

△眾曲友面有喜色，繼續照譜練習，惟有義明不太高興。

文清、慧君：

(同唱)今被患難分開去，日後相逢咱日後那卜相逢，各有只憑據……

△燈漸暗，音樂持續。

第五場 錯配

人 物：義明、慧君（雅蓮）、陳文清、阿聰伯、小英

地 點：他們家的客廳 時 間：緊接前場約十多天後，白天

△前場燈漸暗後，場景改爲他們家客廳，阿聰伯、小妹陪同慧君與陳公子練曲，義明不在場。音樂緊接前場。

慧 君：(唱 接續前場曲調，陳公子琵琶伴奏)(考量輔以舞蹈)

勸哥我今勸我哥，你只芳心且覓除在只患難中，莫怪叫是小妹無區處，今旦在只患難中莫怪叫是小妹無一區處。

小 英：陳公子，慧君，你們二人配合得很好耶！

文 清：慧君小姐聰明穎秀，這陣子真正進步得很快。

慧 君：多謝陳公子稱讚，若不是陳公子用心指導，我也不會進步得這麼快。

義 明：(自外面回來)雅蓮！雅蓮！雅……

慧 君：(急忙掩飾)阿兄，你回來啦！

義 明：喔？阿聰伯，你們大家都在喔？

阿聰伯：義明，雅蓮都已經過身三個月，你今是還在叫什麼會？

義 明：呃……我……

慧 君：阿聰伯，我阿兄是想說阿嫂的靈魂可能會回來家裡，才會有時候這樣叫阿嫂啦。

阿聰伯：(搖搖頭)雅蓮已經是去投胎轉世，義明你就不可再這樣生。

義 明：阿聰伯、陳公子，今天怎麼有空來？

小 英：(學阿公講話)當然是爲了整弦大會，才會一天來這好幾回。

△除義明外眾人皆笑。

慧 君：阿兄，這陣子有陳公子的用心指導，確實讓我進步很多。

義明：(冷冷地) 陳公子，真多謝你喔。

文清：不敢當，義明兄您太客氣了。

阿聰伯：對啦，義明，剛好現在你回來，阿聰伯有個想法要說給你們知。

義明：是，阿聰伯請說。

阿聰伯：文清是堂堂一表好人才，慧君是荳蔻青春花當開，少年人若有相意愛，咱就要替他們做主裁。

義明：(震驚) 這？不行啦！

阿聰伯：爲什麼不行？

慧君：阿聰伯，人家還少歲，還沒想要嫁啦！（不知所措而下）

小英：慧君、慧君……

阿聰伯：他兩人認識已經有半載，文清也很幫忙咱雅音齋，我想等整弦大會得到好光彩，文清啊，你序大人就要去請媒人才應該。

文清：是，多謝阿聰伯。

義明：慢請，我不答應！

阿聰伯：義明，你是怎麼了？

義明：不行的，這絕對不行的。

阿聰伯：男大當婚、女大當嫁，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啊！

義明：慧君的婚事，以後我自然會替她安排；這是我們家的事情，不用別人插手！

阿聰伯：義明你……

義明：阿聰伯，真不好意思，這件事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

阿聰伯：哼！真是好心遭雷叻！小英，咱們回家！（帶小英同下）

義明：陳公子，我們家裡還有事情，不便久留！

文清：(尷尬地) 是，如此小弟告辭……（下）

△義明一個人左右踱步，生悶氣。

義明：(喊叫) 慧君、慧君、雅蓮！

△慧君上，悶聲不語。

義明：(唱) 怒罵家後氣欲狂，為何讓外人來家中？
三從四德妳怎樣講？莫非紅杏趁東風？

慧君：(又氣又委屈)

(唱) 為要練曲來拜訪，怎說是外人來家中？
你對我完全沒體諒，枉為十載的夫郎！

義 明：對啦，我做妳的尪婿不適當，那個陳文清比較適當啦！
（唱）翩翩君子來提親，匹配青春俏佳人，
誰知是李代桃僵貪春景，半老徐娘再翻身！

慧 君：（唱）夫君你為何不相信，為妻並無戀他人，
雅蓮附在慧君的身，也是萬般不由人。

義 明：（唱）鄰朋提議我相親，我平湖止水無二心，
慧 君：（唱）就算是王公貴胄來提親，我雅蓮也堅貞不移情。

義 明：唉，（唱）十載夫妻共晨昏，孰料今日起煙雲，
慧 君：（唱）身不由我真困頓，雅蓮難扮小慧君。

義 明：我沒辦法再這樣生活下去了，我的雅蓮呢？
（痛苦地呼喊著）雅蓮……雅蓮……

慧 君：義明你不要這樣，我也只能用慧君的身軀這樣活下去啊！

義 明：（抱著妻子）雅蓮……雅蓮……

慧 君：義明，你帶我離開這裡、離開台南，我們別管雅音齋、也別管什麼秋祭大會了，我們另外找一個沒人認識我們的地方住下來，過我們夫妻的生活，好不好？
△妻子試著引導丈夫做些親暱的肢體動作，例如接吻或愛撫之類的。

義 明：不行，我沒辦法接受妳的身軀，我不能這樣糟蹋自己妹妹的身軀！不管我們跑到天涯海角，這都沒有辦法改變！

慧 君：那這樣我們怎麼辦？要怎麼繼續生活下去？
△兩人沉默片刻。

義 明：（緩緩地）從今以後，妳搬去慧君的房間住，我會把妳當作是慧君，用阿兄對待小妹的方式對待妳……

慧 君：義明……

中場休息

第六場 還魂

人 物：義明、慧君、阿聰伯、小英

地 點：他們家的客廳 時 間：前場約數天後，白天

△義明獨自一人在家中寂寥地彈著琵琶。

義 明：(唱) 今被患難分開去，日後相逢咱日後那卜相逢，各有只
憑據……

△慧君穿著較年輕的服色，困惑地上。

慧 君：阿兄……阿兄……

義 明：雅蓮？妳是怎麼啦？雅蓮……

慧 君：阿兄……我是慧君啊！阿兄，現在是什麼時候？我怎麼覺得
我睡了好久？

義 明：慧君？妳是慧君？不是雅蓮？

慧 君：是啊！我是慧君啊！

義 明：慧君，妳回來了……

慧 君：阿兄，你怎麼這麼說呢？

義 明：妳難道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嗎？

慧 君：我不知道啊，我只是覺得我睡了好久好久……

義 明：妳記不記得，那天妳和妳阿嫂去拜郎君爺，結果突然下大
雨……

慧 君：記得啊，扛轎的人說山路泥濘難行，突然間一個不小心，轎
子就雄雄跌落崁底了。

義 明：後來呢？

慧 君：後來……後來……後來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。

義 明：妳……可曾看見妳阿嫂？

慧 君：阿嫂？沒有啊！阿嫂呢？沒有在家嗎？

義 明：(長嘆一聲) 唉……

△義明下，慧君疑惑著，義明拿著雅蓮的神主牌上。

義 明：這就是妳阿嫂……

慧 君：啊！阿嫂？……阿兄，這是為什麼？為什麼呢？

義 明：妳兩人的轎子跌落崁底之後，大家將妳和妳阿嫂救回來，兩
個人都昏迷不醒，沒多久妳大嫂就過身了……

慧 君：啊！……阿兄，阿嫂過身多久了？

義 明：半年囉……已經將近半年了……

慧 君：半年？你是說……我昏迷不醒已經半年了？

義 明：妳難道真的什麼都不知道？
慧 君：我……什麼事情？
義 明：這半年來，妳阿嫂的靈魂附在妳的身軀，替妳在過日子……
慧 君：啊……
 （唱）慧君聞言心驚疑，光陰匆匆竟然已半年，
 阿嫂用我的身軀過日子，我今日回魂豈不是逼走伊？
義 明：慧君，不要這樣說啊……
慧 君：（突然頭痛）哎唷，阿兄，我頭殼痛，好痛啊……
義 明：慧君……慧君……
 △慧君暈倒，義明扶慧君到座椅上休息，痴痴地看著慧君。
義 明：（唱）小妹回魂阿兄也真歡喜，
 只是心頭鬱悶暗傷悲，
 慧君是青春當開的花蕊，
 雅蓮與我卻是夫妻別離沒相辭。
 △以燈光變化表示時間流程，慧君悠悠醒轉。
義 明：（小心翼翼地叫喚著）慧君、慧君……
慧 君：幹什麼？是我，雅蓮啦！
義 明：（驚喜）雅蓮！雅蓮！你回來了！（高興的抱著妻子）
慧 君：你是怎麼啦？這是慧君的身軀耶！
義 明：（急忙放手）對喔！我一時高興竟然忘了。
慧 君：什麼事情這麼高興？
義 明：你知道嗎？慧君剛才才回來過！
慧 君：真的嗎？你是說……慧君的靈魂有回來？
義 明：對呀，你們兩個難道沒有……在哪裡遇到？
慧 君：沒有啊，我什麼都不知道，只覺得好像睡了很久。
義 明：我一方面高興慧君回來，一方面又擔心妳不曉得跑哪裡了。
慧 君：最近我常常覺得很累很愛暈，原來是慧君要回來了。
義 明：這樣也好啊，有時候是妳、有時候是慧君，咱三個人又可以
 在一起過日子了。
慧 君：說不定，事情不能像你所想的這樣……
義 明：這……
慧 君：義明啊……
 （唱）我雖然沒遇到慧君的靈魂，
 最近卻是時常感覺頭昏昏，

冥冥中的預感我自己也知分寸，
這個身軀畢竟是要還給慧君。

義明：(唱) 靈魂的事情妳不必想那麼多，
妳我兩人永遠是好夫妻，
慧君若回來我會對她講詳細，
咱三人生活我看也沒問題。

慧君：(笑) 好啦，別想就別想；那你告訴我，慧君回來，有沒有發生什麼事？

義明：才剛回來講不到兩句話，她就又頭痛睡著了。

慧君：啊，這樣啊，那她是又睡了多久？

義明：什麼她睡多久？妳啦！

△夫妻和樂地閒聊，燈漸暗，時間流程。

△燈亮，同樣的場景設置，聊天的人變成義明和妹妹慧君。

義明：妳可知道，妳阿嫂啊，還代替你去雅音齋唱曲彈琵琶呢！

慧君：真的喔？難道沒有人認出來嗎？

義明：誰會認得出來？這種事情，誰會去想到呢？

慧君：可是，阿嫂的曲唱得不好，琵琶也不會彈啊？

義明：(笑) 哈哈.....

(唱) 為了要秋祭大會能夠得等，
妳阿嫂練習也非常認真，
三個月來她是突飛猛進，
想起來是因為用了妳的腦筋。

慧君：(笑) 阿兄.....你怎麼可以這樣笑阿嫂呢？阿嫂是平常比較沒練習，並不是腦筋不好啊.....

△場外阿聰伯與小英叫門。

義明：是阿聰伯來招妳去練曲啦。

慧君：啊？可是.....我很久沒見到他們了耶！

義明：哪有要緊？妳阿嫂每天都有跟他們練啊。

慧君：阿嫂是阿嫂，我是我啊.....

義明：沒關係，用的頭殼都是同一顆啦！

慧君：那最近他們是在練什麼曲？

義明：是鹿港陳公子教的一段，五空管，叫做「勸哥哥」啦。

慧君：喔？是陳公子.....

△兄妹兩人對視，內心各有所思。

△阿聰伯與小英上。

阿聰伯：慧君啊，不是約好了要去雅音齋？怎麼還在家裡拖東拖西？

義明：好了、好了，慧君，趕緊和阿聰伯一起去吧！

慧君：喔！

阿聰伯：義明啊，你不順便一起去？

義明：不了，我家裡還有一點事要處理，你們去就好。

阿聰伯：好吧，我們去吧。

小英：慧君，走吧，陳公子一定早就在等妳了。

△阿聰伯、小英、慧君同下，義明略送一送。

義明：(困惑) 慧君？陳公子？我……

(唱) 慧君是荳蔻青春花當開，
陳公子是堂堂一表好人才，
想當初我也贊成他兩人的往來，
為何如今我心肝是鬧猜猜。
她若是慧君，我理當促成這段良緣，
她若是雅蓮，我生氣也是理所當然，
只是她兩人，最近身分是時常轉變，
雅蓮？慧君？慧君？雅蓮？唉……
我心內的煩惱是要向誰言。

△燈漸暗，時間流程。

△燈再亮時，同樣的場景設置，義明獨自在家鬱悶，阿聰伯、小英、慧君、陳公子、雅音齋眾曲友同上。

慧君：阿兄，我們練好了！我們練好了啦！

義明：阿聰伯、陳公子，大家請坐啦，是什麼事情大家這麼高興？

慧君：阿兄，我們將陳公子教的這套曲全部練好了！

小英：慧君說，頭一個就是要讓你義明兄聽聽看；義明兄最近都沒來練，實在沒意思。

阿聰伯：這套曲大家練到會是真正「敖」，秋祭大會一定是咱雅音齋最出風頭。

曲友甲：好啦好啦，明天就是秋祭大會了，大家最後再練一次，也順便讓義明聽聽看。

△眾人坐場演奏。

慧君：(唱 勸哥哥 雙閨 五空管)(結合舞蹈)

勸哥哥你掠心放回，海枯石爛任待那是海枯石爛，小妹堅心

久在……

△義明既感動又若有所失。

△燈漸暗。

△換場之間，兄妹二人的過場對話。

△二人在台前，半暗場處理。

慧君：阿兄，這一陣子以來，我清醒的時間好像愈來愈長了……

義明：是啊，妳嫂子回來的時間愈來愈短了。

慧君：阿兄，如果我回來，嫂子的靈魂被我趕走，你會不會怪我？

義明：不會啦，怎麼這麼說呢……

慧君：（開始想哭）可是……我也是不得已的啊……

義明：我知道啦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，何況……這個身體是妳的啊！

慧君：阿兄……請你原諒我啦……

義明：傻孩子，妳是在胡亂說什麼咧！

△二人沉默片刻。

慧君：阿兄，阿嫂有留字條給我，要你帶我去你們以前相識談戀愛的地方。

義明：是她說的嗎？她要去那裡做什麼？

慧君：她說……還想再去那裡看一次……

義明：（長嘆一口氣）唉……好啦……

第七場 回眸

人物：義明、慧君、雅蓮

地點：郊野，荷花池 時間：前場約數天後，白天

△義明帶妻子重遊當年戀愛之地，夫妻歡喜和樂。

慧君：（唱）夫妻同遊荷花池，多少回憶宛如詩，
當年談情含羞帶喜，夫郎顛預像憨豬。

義明：（唱）我雖然顛預像憨豬，卻是對妳用情痴，
十載夫妻好情意，每日對妳真纏綿。

慧君：（唱）當年為採荷花枝，你失足跌落這淺水池，
不知水性驚得要死，渾身淋漓親像憨蟾蜍。

義明：(唱) 我雖然跌落這荷花池，畢竟也為妳採得荷花枝，
採得蓮蓬與蓮子，採得蓮藕透心甜。

慧君：(唱) 秋去春來夏荷田，殘荷度秋又經年，
世事滄桑多演變，多謝夫君疼惜雅蓮。

義明：(唱) 賢妻何必出此言，尅某疼惜是當然，
來年荷花又開遍……

慧君：義明……

義明：雅蓮，等明年荷花再開的時候……

慧君：義明啊……(唱) 咱來生再續夫妻緣。

義明：雅蓮……雅蓮……妳怎麼突然這麼說呢？

慧君：義明，你看，這個荷花池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？

義明：這……沒有啊，哪有什麼不一樣呢？

慧君：你真的看不出來嗎？

義明：沒有啊，我看不出來。

慧君：以前這個荷花池很大片，這幾年來，荷花池愈來愈小，荷花也沒有以前那麼漂亮了。

義明：哪有這種事，荷花還不是都一樣嗎？

慧君：不一樣的，你若不信，去摘一枝荷花來看看。

義明：好，妳等我，我去摘一枝最美的荷花來給妳。
△義明步向荷花池準備採荷花，慧君顯露疲態，坐在一顆石頭上沉沉睡去。
△義明採荷回來，發現妻子睡著了。

義明：(輕輕呼喚) 雅蓮……雅蓮……

慧君：(漸漸醒來) 阿兄……是我，慧君啦……

義明：喔，慧君，是妳喔……
△義明不語。

慧君：哦……阿兄，原來這就是你和阿嫂當年約會的地方喔？

義明：(不好意思正面回答) 孩子人問這要做什麼？

慧君：看不出來，阿兄平常傻傻的，原來對阿嫂也是很風雅的啊……
△義明不知何言以對，手中拿著荷花有點不知所措。

慧君：阿兄，我知道我不應該回來，是我把阿嫂趕走的……

義明：傻孩子，怎麼這麼說呢……(停頓片刻) 身軀是妳的，你當然有權利過妳的人生啊……
△慧君又突然頭痛，昏坐在石頭上。

義 明：慧君……慧君……
△慧君昏迷不應。

義 明：(自思自嘆) 雅蓮啊雅蓮……難道我會不知道這個荷花池一年一年變小嗎？
(唱) 秋去春來夏荷田，殘荷度秋又經年，
世事滄桑多演變，但願永遠疼惜雅蓮。
△ 主題音樂進，幕後合唱，成為場上人物對話的背景。
△ 雅蓮的身體上，與義明同遊同舞，慧君的身體仍在石頭上昏睡著，場面如夢似幻。
(幕後合唱)(勸哥哥 雙閨 五空管)
勸哥哥你掠心放回，海枯石爛任待那是海枯石爛，小妹堅心久在……
今被患難分開去，日後相逢咱日後那卜相逢，各有只憑據……

雅 蓮：義明……義明……

義 明：雅蓮……

雅 蓮：(留戀地再好好地看一回這當年約會的地方) 荷花池雖然愈來愈小了，也還是很漂亮啊……

義 明：是啊，你看這枝荷花，漂不漂亮？
△義明將荷花交給雅蓮，雅蓮接過手。

雅 蓮：(哭泣著) 義明……多謝你……多謝你最後還帶我來這裡……

義 明：已經是最後了嗎……

雅 蓮：是啊……已經是最後了……

義 明：妳等一下，我再摘一枝荷花給妳……

雅 蓮：不用了……義明……

義 明：不用了？

雅 蓮：我要走了……
△雅蓮靠近義明，拿起他的一隻手指，湊在嘴邊再咬一口。

義 明：啊！會痛啦……
△雅蓮漸漸離開義明，向翼幕退去。

雅 蓮：義明……多謝你十幾年來一直都對我這麼好；義明，不要忘記我啊……

義 明：雅蓮……雅蓮……
△慧君的身體仍在石頭上昏睡著，燈漸暗。

第八場 泣別

人 物：義明、慧君、阿聰伯、小英、李公子與媒婆等迎親人眾

地 點：他們家的客廳 時 間：前場三年後，白天

△字幕：三年後。

O.S.女聲群唱：

秋去春來已三年，雅蓮落花早離枝，

慧君遠嫁艋舺去，女兒心思誰人知，誰人知。

△喜慶鑼鼓樂，義明獨自坐在客廳有點悵然若失。

△阿聰伯與小英上。

阿聰伯：義明啊，今天是慧君的大喜事，你怎麼還在這裡傻躑躅？

義 明：喔，阿聰伯，那我現在要做啥？

阿聰伯：迎娶的人要來了，準備將慧君帶出來啊！小英，妳幫忙義明兄將慧君帶出來。

小 英：好。（拉著義明同下）

阿聰伯：我來去按捺迎娶的人。

△阿聰伯欲下，正巧碰著媒人婆、新郎與迎親人眾上。

△新郎並非陳文清，而是來自艋舺的李公子。

媒人婆：（四句聯）

艋舺遠遠來到這，李林聯姻好名聲，

新娘端莊得人疼，明年生一個小娃娃。

阿聰伯：（四句聯）

艋舺遠遠來到只，李林兩家結連理，

新郎疼某好情意，明年生一個紅嬰兒。

媒人婆：哈哈……恭喜恭喜，阿聰伯，新娘怎麼還沒出來呢？

阿聰伯：（顧盼著）慢且慢且，依我們台南的禮俗啊，新郎耐心且等待，尪某才有好將來。

媒人婆：有這個例？

阿聰伯：有這個例！

李公子：是是是……阿聰伯言之有理，咱眾人耐心等待就是。

阿聰伯：不只是等待而已，你們還要暫時站出去，才表示有誠意。

李公子：喔……是是是……

△迎親眾人有些錯愕，但還是依言退場，眾人下。

阿聰伯：（向另一側翼幕探視）義明啊，快一點啊，你在幹什麼？

△阿聰伯下去接待迎親人眾，喜慶鑼鼓樂持續，義明與小英牽著待嫁的慧君緩步而上，慧君蓋著紅蓋頭。

慧君：小英，我有些話想要跟阿兄說，妳先去迎接李公子他們，好不好？

小英：到現在還李公子，那是妳的相公耶！別讓人家等太久喔。（下）

慧君：（自己掀開頭紗）阿兄……

義明：嗯……

慧君：你看我今天……漂不漂亮？

義明：有啊，今天是妳最重要的日子，妳今天最漂亮……

△兄妹開始邊說邊哭，慧君尤其愈哭愈激動。

慧君：阿兄……多謝你從小養育我、照顧我……

義明：傻孩子……這些是應該的啊……說這些做什麼呢？

慧君：阿兄……多謝你……

△主題音樂進，取代結婚的鑼鼓樂，先由慧君唱，後接為幕後合唱，成為場上人物對話的背景。

（勸哥哥 雙閨 五空管）

勸哥哥你掠心放回，海枯石爛任待那是海枯石爛，小妹堅心久在……今被患難分開去，日後相逢咱日後那卜相逢，各有只憑據……

義明：艋舺那麼遠，妳嫁過去要好好奉侍大家大官，聽丈夫的話，知道嗎？

慧君：嗯……我知道……

義明：別哭了……胭脂都花掉了……

△慧君傷心激動，一個下意識的動作，她拿起義明的手，在嘴邊咬了一口。

義明：哎唷，會痛啦！（突然間恍然大悟）雅蓮！是妳……

慧君：啊！義明……

義明：……難道……自頭至尾都是妳……

慧君：義明……我……

△慧君哭泣無語。兩人安靜片刻，主題音樂持續。

O.S.女聲群唱：

原來是雅蓮扮慧君，錯魂離魂情理難分，
身非所有真困頓，絕情再嫁避夫君；
形跡暴露真情難掩蓋，相對無言一片難堪，
是逃離、是背叛、還是不得不然？
難、難、難，難評斷，留待諸君詳細參。

△ 這段時間非常重要，義明、慧君相視無言，但必須表現內心的萬般糾葛。

小 英：（上）義明兄、慧君！（見狀感到詫異）大家在催了啦……

△ 兩人相視無語。

△ 慧君對義明深深下拜，義明終究將慧君扶起來。

△ 女聲群唱結束。

義 明：也好啦……這樣也好啦……

小 英：慧君……我替妳把頭巾蓋起來吧……

義 明：讓我來吧……

△ 義明緩緩替慧君蓋上蓋頭。

△ 新郎、媒人婆、阿聰伯等人緩緩出現在舞台側。

△ 小英牽著慧君緩緩向迎親眾人走去，慧君依民間婚嫁禮俗將扇子拋出。

媒人婆：新娘上花轎囉……

（四句聯）

新娘拋出扇，嫁給艍舡李，
感謝兄哥恩情義，從今南北各一邊。

△ 場上燈光漸暗，只剩慧君和義明區位的燈光較亮，眾人成爲背景。

△ 慧君掀開蓋頭，向義明揮手，想要堅強地微笑揮別，卻是滿臉淚水。

△ 燈漸暗，劇終。

2005.05.20